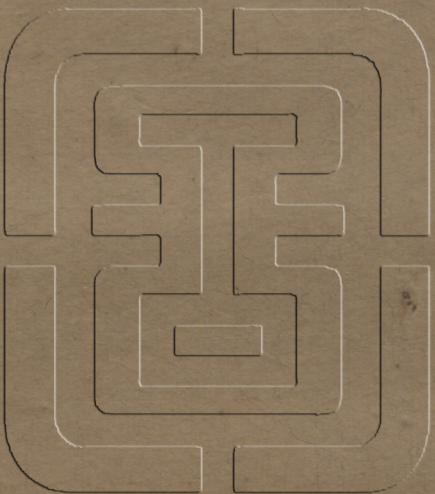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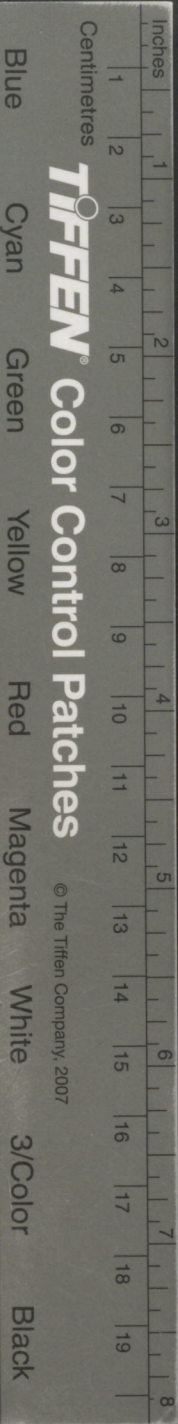


1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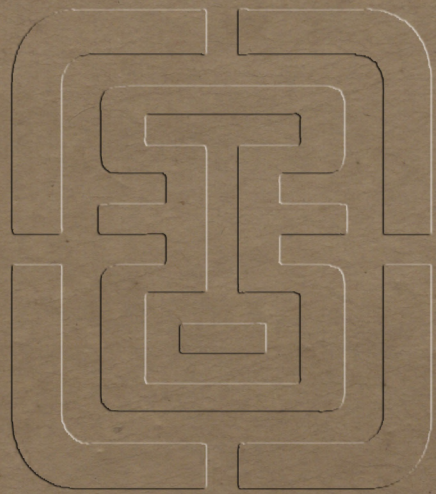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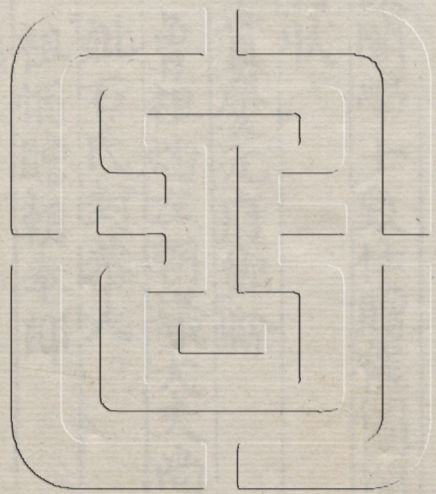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二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七

行狀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表

公行狀

本貫慶元府鄞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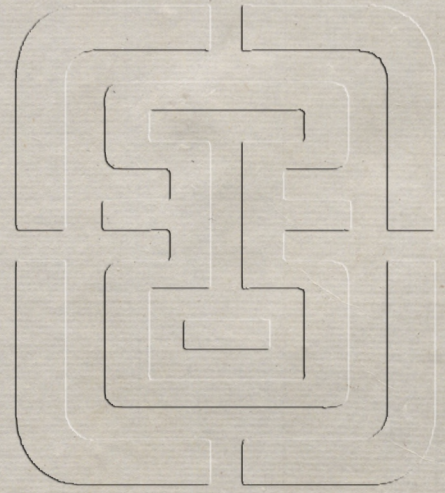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恂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煥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媯姓春秋時陳大夫濤塗始見于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謚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太中大夫斐斐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毅博極群書登嘉祐弟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為守譚論賡酌相得勸甚公之高父也袁氏世學源流于此倉部登元祐弟嘗守婺時蔡氏顯國其堂舊宗者橫于

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不忘危為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于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媪真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臥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過輒成誦以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為學錄公望其德容晬盎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于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克大平居莊



敬自將為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  
事有法士益推服淳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  
又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  
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  
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  
為舉首公以舍選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  
以姑為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定薦士十有五  
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召可乎遲  
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合  
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

之葺亭教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  
加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閭巷至是始為營  
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旁有黃田港民居素稠  
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  
舉常平羅公黥妙選僚吏分任振卹事而就以  
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  
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  
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  
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為一都之圖合諸都為  
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為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



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允按征  
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為保  
社在軍旅為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  
首以此為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偽者  
無所容訖事羅公薦于朝有旨陞擢既又循兩  
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當處公班列少頃三月  
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非吾志也且親老得  
便養足矣即就汾海制屬以歸紹熙初衆正在  
廷而公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太  
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矣

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為時所容然猶晨入  
學延見生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  
時事不當誘進公不為變遂以此論罷自是偽  
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足之地矣公負甚退憂忡  
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為福建常平屬官嘗言  
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  
日夜繙閱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贛州  
未上會開禧邊事作兩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  
山東宜謹備而內地盜賊尤不可不務防趙尚  
書善堅帥汾海請公攝參議官後帥傅公伯成



因之公為言備禦大畧及團結鄉兵事宜傅公  
壹以相屬公周賤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  
定初元天子既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為  
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  
諸賢雖收召而鯁直者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  
曰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于朝人  
情翕然以為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晚  
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顯言其姦陛  
下竦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  
若群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

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孽之初豈  
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為乏惟陛下所用耳書  
曰有言逸于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  
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  
即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  
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困已深知龜年之忠矣  
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  
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朴直之士若龜  
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  
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都民艱食公又



言古者制國用量入為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  
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廢府無所  
不節以為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  
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九軍帥有能以姦蠹  
來上者褒寵之不然者擯絀之軍費省則民食  
寬矣因言用度當節或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  
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皆嘉納  
之而公請外其力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于朝  
貸椿管錢九萬緡為糴本告糴旁郡計口以糴  
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征

所以來商賈益損稅額擇僚吏以董之舳艫相  
銜無苛取無濡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弊餘居  
九賦之末亦是用一端也於是室滲漏椿餘羨  
用賴無乏郡治有亭扁以節愛九殊奉粟之正  
者皆不取簡燕游制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  
汲汲為之大學官創福田院居再歲畧計經用  
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  
不治因請悉舉為版築費報可朝廷患堵多錢  
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勅榜下九江公曰此  
令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何力言之俄



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成謂不便而朝廷亦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神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為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馬乃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擲破的常數十峒寇鴟張上命副都統劉元昂提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昂銳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之曰諸崗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弊元昂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而

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會朝廷新易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守奉承過當稍損厥直者即寘于辟公知上意本以揀弊而非欲毒民因王君棐銜命至為請言之後兩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為發摘黥流之罪日報公數曰吾可不為明主一言乎即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廢削深為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郎召時更化六年而類綱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已仰成公言



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于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為之效未著願母以寬裕溫柔自安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勵其精神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

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藝祖為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問則明遷司封即官因對言曰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退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情



然不辨或以為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  
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  
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  
而已豈可畏人之讒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  
編修實錄檢討官明年春遷國子司業又明年  
春遷祕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祕書  
監仍兼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  
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推阻無開導以故日就  
頽廢每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  
世之學者徒知嚴先儒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

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為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  
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  
激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為  
謹敕士至國有大議叩闕投匭爭獻所聞始無  
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  
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  
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欵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為君  
是故君子大之為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惟陛下恢洪志



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虜甚強金勢日蹙  
我朝屢遣使不得通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  
畧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  
用兵也秦師垂至桓冲以根本為憂遣兵入衛  
安邵之曰朝廷處分以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  
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  
亟圖之九年春正月無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  
四事其一曰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  
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

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懼女真  
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  
似未失也而揣擊迎合之徒遂欲苟於無事有  
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  
所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  
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  
安能息兵韃韠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  
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竊恐  
兵端浸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  
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強中國之勢其二



謂賞刑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頽  
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民大飢  
困而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罕以實告故飢民  
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徧及晉之李雄李特初  
起不過流民寢盛乃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為寒  
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為凶荒備所宜止絕它費  
專以振飢為急其四謂廣謀從衆則合天心今  
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  
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廢僚之言也虛  
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

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  
博訪是為至公是為天心行此四者易於轉圜  
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而蒙蔽  
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曰  
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  
際此徒寔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  
當深戒又言向者女真甚強中國不逮所以受  
禍今之鞬鞞猶女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鞬鞞強  
盛公遂言今日未皇他務且須咨訪臣下但能  
行此一事其效立見陛下即位之初群臣多聞



王音自為韓侂胄所誤惟恐有錯所以咨訪甚  
火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  
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權禮部侍  
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猶兼祭酒  
公謂人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  
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  
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  
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開乎君德治道者亦  
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霖霖雨不已

公言善為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  
今淫雨為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證也一  
二年來正論漸微正途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諂  
諛緘默以順為王者尚多有之豈天意哉秦越  
殘虜敢犯王畧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  
陛下必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肖  
詭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條棲遲於遠外  
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蘇誰敢侮之虜失  
燕徙居于汴來索歲幣未予輒舉兵寇邊或欲  
以攢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此不可以為國矣



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為諱以安居為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為計疎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

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却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進輕於鳴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戒心遂啓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也已不自重又豈能為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巋然舉世推重者分閩瀘南未為不用而地



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  
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  
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鉞刀弃周鼎而寶  
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  
貪吏政以賄盛監司牧守更相覬遺習以成風  
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驩樂者今愁  
歎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蕃衣食未裕  
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益筭屢變  
而藏鈔之乂者邊貧頻年水旱民無餘貲物貨  
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熬市井

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輦之下人心不  
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  
蕭牆之內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輒  
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  
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為無勞事平  
之後廼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赦陳湯  
之意夫政刑苟明強大之隣不足畏政刑不明  
微弱之虜不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  
因舉伍員圖以散楚者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朴  
開邊之策為上言謂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



取其功雖若少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為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操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廷之臣惟靡曼是娛惟珍竒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汲引善類無間親疎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為乏而挾私害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已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已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

星象屢變其占為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為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為怪旱蝗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而不以為非導諛貢佞媮合苟容以禡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竒功而行賞差薄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勸後人公又言自首備禦夷狄不過防秋今則無特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列日聞



思言朝無闕政夷狄自然率服上曰卿言甚當  
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  
不勝其多而宰屬止於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  
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  
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  
公正者為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  
電繼以飛雪公言雷乃發聲蟄虫啟戶著于月  
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  
國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為  
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

有夷狄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虜竄  
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遣黎歸附者  
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怨而殘虜以我為怯  
糾合群怨致死于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  
於垂亡之虜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  
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  
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圖回日新之功  
恢張紀綱振起頽惰以伸中國之威破夷狄之  
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雪之變人皆以為陰盛陽  
衰所致此皇天格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



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真除禮侍兼侍讀金虜侵軼西陲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畧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忘義之人俾為吾用則虜不能支又謂曩時戎虜去中國遠糧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顧盟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為駐足之地昔北浮光襄漢鬩匕至蜀觀其志非專為歲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境而犯順之虜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成可撤乎

忠義之流既與虜為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詞厚幣謹奉垂亡之虜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虜和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今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兵力未強以通和為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雪雖應俄頃即止公謂此洪範庶證所謂豫常燠若者也陛下蚤朝晏罷不殉貨色不盤遊田



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其故何歟以臣觀  
之所謂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畷之謂邊烽未熄  
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  
未用宿弊未革漫漫焉入於頽弊之域即所謂  
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感假庶幾  
亟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  
天以實要須修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此  
乃應天之實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鈞考之  
責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宜曰今春虜犯興元  
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矣然大羊

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  
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  
堅壯彼安得以挫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  
成和鳳之堡障搜揚巴蜀之人材優大安戰功  
之賞與夫教民兵防繼惠紓民力條數甚悉且  
謂藝祖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  
謂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  
如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為蜀帥何者  
為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為蜀帥何者  
其任至重也奏畢反復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



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王音  
屢發其尤大者則因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  
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為大論賞  
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為姑息剛而不中則  
為霸道剛柔皆得其中則為王道論趙鼎言呂  
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  
改容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  
通則為泰不交通則為不若臺諫不言何由得  
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  
官為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

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  
哲宗問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  
請書于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過兩言  
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  
發問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  
上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  
好問則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  
說書柴中行亦奏頌觀所問之人邪正公言但  
觀其所言為已乎為國乎則邪正辨矣上曰若  
為一身計便是小人又讀至講讀官舊皆有講



義中間侍讀獨廢程瑀隨事著明其說公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法程瑀所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為儒臣進讀當兼之以陳說入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懇懇言之而上亦應答如響啓沃之助於是為多公德量恢洪克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為善形容有德者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論事則義形于色凜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同列始

有側目者矣讐言虜垂亡聘使屢返非我絕好彼自內訌公謂歲幣不必與議者以為當與困獸跳梁屢蹂邊鄙彼自為寇非我興戎公謂戰守不可弛而議者以為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近臣之職所當爾也而自曰多事侃侃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為好名公曰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學諸生三百餘人祖錢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



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辭陞直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此為笙鏞莞磬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窺足近作疾革矣醫來必正衣冠以見癸巳薨于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既薨之三日寧皇亦弃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二遷為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為伯食邑自三百戶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遺

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為輕重及是聞者莫不傷軀太學諸生相率為位於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孝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人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都城一見即指本心洞徹



通貫警策之言字字切已公神悟心服遂師事  
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  
大明因筆于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  
道道不在它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  
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為不可及其見  
諸言論則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  
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  
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  
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  
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

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  
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亦以此某之漕江左也公  
贈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  
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  
具古人所以兢業不敢少懈者惧其貳也  
至為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  
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  
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  
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朱融為一則猶有間也執



柯伐柯脫而視之猶以為遠謂其未能無間則  
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  
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  
義為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  
少而任道晚益自力其致遠也萬里之涂跬步  
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  
弗逮不肯以遽已也閱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涵  
浸粹其行必欲如璠璣之光潔嘗言人心至神  
翳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脩身以寡欲為主勇

猛奮勵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  
滿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大淪胥不  
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為樓名以是  
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  
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白  
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  
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  
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  
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  
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為學



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為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復紬繹而又求師取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傳良明樞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為己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

石弗渝方孽臣顛柄天地閉塞徊翔不以為靡公道開明群賢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為榮倦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蓋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齋志以致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為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以為己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事著見有一無二親雖歿敬奉遺體舉足弗忘無適而非親也身雖退心在闕連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



弟友愛允篤弟穎亦事公如嚴師後兄濤嗜學  
固窮其亡也為歛塋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  
族賙貧極厄備極其至於友朋忠而盡自為慕  
府事其長敬以誠又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  
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違拂  
而不忍蔽欺嘗告之曰導諛雖可喜未必非賣  
我之人鯁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  
賞鑒絕人李正節誠之始見于鄞傾蓋如舊友  
嘉定初李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謂某曰此  
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為者也其後二公果皆

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  
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病亦吟諷講道于  
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  
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衆博觀群籍取其切用  
者會粹成編謂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終式  
故有先秦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  
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  
畧若干卷謂祖宗威憲為人臣者所當講究故  
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為辭章根本至理一言  
一句皆曾襟流出謂語孟中無難通之辭難曉



之字故凡所著不為奇僉刻峭語而溫純條鬯  
自不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  
遠而於一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皜潔輒寄興  
焉曰吾之自脩當如是也此豈苟為賦詠者邪  
奏議藹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叙事有史法諸  
子哀其集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寧  
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畧先時修書官類不  
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泄職即悉力編摩後  
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寶訓  
紀錄過詳公刪繁翦浮見謂得體後修孝宗寶

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垂  
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  
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公  
娶邊氏進士交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累  
贈申國夫人至性淑行見公所為墓志墓在鄞  
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遂合塋焉某年某月某  
日也子男四喬某官後若干年卒肅某官甫某  
官商某官女四 云云 孫男五 云云 始公嘗言所  
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  
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宗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



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為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率本沈意肅首躡世科甫冠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有可紀則為加飯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袁氏為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眈公定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鄙其愚以為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覲歲在甲

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于南山之佛舍語及國事幾於涕洟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壘慈湖楊公寔為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顧其熾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偉行為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名之典肅等恃有請焉謂其益為之狀慨念疇昔誼不得辭雖筆研蕪廢猥釀是慚然不溢美不失實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狀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行狀

公諱體仁字元善姓詹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十



八世祖遷于建之武夷自公之父授室浦城張氏遂占數焉曾祖澤民祖僕不仕父慥弱冠有異材鄉舉第一與五峯胡先生屏山劉先生游相好也晚始得官為贛州信豐尉虜亮颯邊丞相張忠獻公開幕府辟以從論兵事多開納以公贈朝奉大夫公初出為伯舅後年二十一中進士乙科大夫沒于京師護柩旋壟過時而哀不忘又持張氏祖喪三年經紀其家教仲舅以學鄉閭浩然歸重調饒州浮梁尉屢獲盜如律郡欲上功非其志弗就也為湖州歸安丞摧姦姦

抑彊貧弱得職又持張氏祖母喪服除為泉州晉江丞程尚書大昌司馬侍郎及相繼為守尤賞異待以賓客禮郡有疑獄必諮焉公氣和色溫持論根本忠恕二公常敬聽梁丞相其郡人也雅知公會入相薦公于上前召除太學錄再歲遷博士時學官皆天下選公周旋其間最久而成作人材亦最多除太常博士時方定高宗廟謚或執堯宗之議堅甚公言中興之德莫盛於高宗今以堯宗謚非惟於古經傳亡據且使大行不得以中興之功自顯於萬世此禮官



罪也議遂決遷丞攝郎金部光宗初輪對百官  
公具考覈財賦源流以對請詔大臣以省濫員  
裁冗食節浮費等事始於朝廷達於州縣具為  
綱條品目使可舉行而勿為浮議所沮要在本  
之以至誠惻怛行之以公平簡易守之以堅確  
悠久使弊去而物論不駭事定而人心不搖庶  
幾制度既立財用日豐有詔令戶部稽考以開  
提舉浙西常平公謂浙右之有潛渠非止通餽  
運資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仰者實  
賴之於是開溝渠濬練湖置斗門為旱勞備又

以餘力立舉于倉初安濟院所活不可勝紀散  
鹽本錢數萬以紓亭戶之力歲終釐利倍增除  
左曹郎湖廣總領始至激勵將帥使知朝廷恩  
意湖廣楮幣視京券為輕軍民患之日久公捐  
貨泉百萬以權其直輕重始均明年就除司農  
少卿江上諸屯多貧匱公擇其累衆者增給餐  
錢不請益於朝而用度足藏粟歲久至陳陳相  
因不可食公命毀其腐投之江且廣糴以補其  
之異時諸郡之隸總所者賦輸或不以時符移  
督償銖髮不貸公曰郡亡從出必取諸民今幸



蓄積有餘不至乏與弛以予民可也為條奏蠲  
其負凡百餘萬而諸郡財力始寬武昌瀕江多  
水災公與諸司同築萬金堤以防其溢人謂公  
儒者為政知濯癘飢而已逃卒千人入大治  
因鐵鑄錢亂幣法剽掠為變公語戎帥宜速討  
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勢張矣於是  
群黨亟壞入始服公制變為不可及越歲召歸  
班至則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  
以感動上意其畧謂易於象人之後次之以睽  
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

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  
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  
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  
無斷絕方其未通也堙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  
及其醒然而悟泫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說  
而條揚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九厥  
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茂建皇極  
丕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天下  
幸甚孝宗既上仙公帥同列抗疏請警蹕過重  
華親臨大祥之祭辭意尤懇懇時有欲以正宗



為大行謚者公言壽皇聖帝以旁枝入繼事德  
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  
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公深於禮故前後  
定兩朝廟謚異論莫能奪議者躡之阜陵將復  
土公爭以為地勢卑不足以妥神靈時宰故知  
公及是議不合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  
擁節旄過家人艷其寵長樂地大物繁而俗本  
易治前二千石用刑過差民慘不樂公至盡解  
苛燒物情便安浮圖之宮甲於東南命僧率有  
常直公曰是賄賂公行也乃命各從公舉而境

內始亡債僧推廣社倉法以振業窮民以揀弱  
子之弊條約甚備後莫能易居亡何言者及前  
山陵事罷郡屏居者八年時論紜紜處之澹如  
也徙屋雲川醜飫圖史人莫窺其際時有起胥  
史為大官氣敵熏轅掃門祈福者踵相躡公使  
浙右時實嘗為公後至是多方鉤致公公曰小  
人乘君子之器禍敗亡日矣胡得以汙我其後  
果如公言復龍圖知靜江府春行視農見其田  
器薄小不足以盡地力乃為詢訪簡易之法物  
別為圖授之又為浚井道泉以便行旅嶺外民



貧財匱公搏節浮蠹為閩十縣稅錢一萬四千  
蠲雜賦朱膝等錢八千昭桂折布自建炎以來  
為民患公建請蠲免而二州民力始蘇占城真  
臘相攻餘兵逸入瑣管公調兵且招而海道寧  
移守鄂州州兵民雜居多彊梗不奉法公治尚  
寬至是易之以嚴曰此變通之術也除司農卿  
復總餉事士懷舊恩鼓舞必拜歲比弗登人艱  
食公曰民病若此可以非職而弗恤乎迺先便  
宜振廩而后以聞邊警言日急小夫險人爭承間  
抵掌言用兵希用事者意公奏記廟堂具言兵

不可輕動請遵養以俟時皇甫斌自以世將家  
好大言公間語同列謂其必敗事移屯襄陽軍  
行亡紀律公指謂人此何異綠林下江之流已  
而果敗公之先識類如此俄屬疾以開禧二年  
二月二十一日終年六十四公天姿超邁志守  
卓然自擢第歸即從故侍講朱先生游講質疑  
義其學以存誠謹獨為主造次弗渝常患世儒  
論經多失本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  
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脩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



而無穿鑿之患矣博覽群書自天文地理卜筮醫藥百氏雜說靡不通於渾儀漏刻俱嘗親製以測驗皆合趙煥造新歷以獻公為作序中書舍人黃公裳一見嗟異因以定交著象數總義一卷曆學啓蒙 卷在子鮮五卷為文若不經意而明白恠達根於理致雖鏤削剔之語壹不出諸口神識恬暢喜論說古今遇佳士良交窮日夜語不厭聽者忘疲居朝廷好盡言或議論盤錯衆相視莫敢先公輒為辯析是非成敗無所諱亦以是賈憎於人惟一時賢俊氣合道同

者常推敬周丞相當國公疏納知名士三十六人周丞相不能用已而多所收擢公之力也紹熙甲寅趙丞相將定大策外廷無預議者獨諉公與左司郎中徐誼達意少保吳玕請憲聖垂簾為援立聖明之地其為諸賢倚重如此然公立朝自信所學於辭受出處之際尤不苟故雖仕再登朝而位不過卿列所韞未究卒抱其志以終可勝惜哉公既沒而召至或謂公而不死必嚮用矣嗚呼考公平生出處大致當衆賢用事時猶不能少賤以求合其能自詘於權門翕赫



之日乎事無鉅細有不合於義必爭其能無言  
於弄兵首禍之日乎使公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祝文

鎮江廟祝文

廼者吾鎮秀民歲以上春良日相帥祗薦于神  
因飲福焉所以答鴻休而迓靈貺也某以持節  
過蒙獲與斯會敢陳菲奠因控悃忱吁自慶元  
龍飛以來南宮捷音不聞於鎮人之耳者蓋十  
四年于今矣豈神無意於此邦之士其寥寥而  
弗嗣也明天子將復下來士之詔惟神其大比  
茲土俾濯纓天池驥首霄漢者繼踵而起豈非



神之大賜乎仰翳明靈監此誠禱

廣惠廟祝文

乙亥  
建康

嗚呼江東之民困敝最甚者莫如桐汭旱蝗之  
哉酷烈最甚者又莫如今歲夫以甚困敝之民  
而遇甚酷烈之災幾何其不化而為餒鬼流而  
為餓隸此某之所以朝夕憂危思所以拯救者  
如其躬之疾癘然而調卹賑濟九人力之所可  
為者有司固不敢辭其責至於均調雨暘銷弭  
災疹九人力之所不到者非神其曷有濟維王  
自廟食于茲土九幾百載矣民恃王以為父

母有水旱而必祭今數數之氓有甚於赤子之  
待乳哺神之仁亦豈忍坐視其將斃度命幙僚  
展謁祠下所以赴愬於王者如此惟哀恫斯民  
而亟救之更千百年其敢忘神之惠

中元水府廟祝文

某自春徂冬三至采石而三謁王顧豈有松禱  
哉以王之威神燄燄震耀能相上帝而澤下民  
故也今民病劇矣若冬又無雪則無麥春又無  
雨則無禾哀我人斯將隕溝壑王其忍聞之乎  
迺者飛霰之祥效于日至矣惟神終此大惠使



一臘三白以祛沴氣而兆豐年若乃田事既興  
膏澤時至茲尤農人之所歧望者王其哀痼斯  
民民亦世世事王無怠

廣惠廟祝文 廣德 相廟

於虜王之神功聖德衣被天下而靈響震發寔  
肇乎此邦猶日并隅夷而燭萬國江出昆侖而  
吞百川也某自行西方遇王之祠未嘗不肅然  
起敬况於巍巍炳炳衆廟之所祖虜揆日之良  
若其區區為民致請者則敬心以禱  
又陳茲誠皦然可貫白日

廣惠廟祝文

世以仲春 日為王始生四方士女大會于祠  
下是非有無蓋不可攷矣然於此乃見人心歸  
戴之切焉夫民視王為父母而謂王不以子視  
斯民者愚不信也今江東之民艱食方甚亡異  
於赤子之夫乳惟王以父母之心哀之救之以  
全其生而塞其望幸甚

范忠宣公祝文

維 嘉定九年歲次丙子二月甲申朔初四日  
丁亥故丞相忠宣范公祠堂成具位真某謹率



僚屬以羊一豕一告祠于公曰嗚呼治平之元  
公自畿縣來漕江東曾未數月入為御史故其  
行事不少概見獨其所賦籌思堂之詩刻石猶  
在誠通造化念其群生有德之言隨寓發見茲  
非為政者所當矜式乎是用闢堂之東楹敬祀  
遺像以寓高山仰止之意若夫立朝之大節行  
已之大方誓以沒齒惟公是則明靈不泯實監  
此心

廣惠廟祝文

之為郡介乎浙右而隸乎江東然厥

甚瘠則夙異乎江浙之風以下下

上之賦雖粒米狼戾且糞其田而

不足况於逢歲之艱凶既前驅以旱魃之虐燄  
兮又後繼以妖蝗之鉅鋒環千里皆赤地兮况  
望其擲比與崇墉赤子嗷嗷而誰愬兮分捐瘠  
於溝中嗟人力其奚施兮賴神明之哀恫雪霏  
霏其三白兮又零雨之濛濛既優渥而霑足兮  
獲及時而趨工顧某之何知兮屢干瀆乎靈聰  
蓋隨扣而隨應芳膾咏之鴻鍾豈某之愚足以  
動神聽兮蓋神之愛人故顧鑒乎微衷瞻竦拜



之被野森雲濤之翻空苟兼旬之明霽即坐收  
其全功神既加惠於其初兮顧豈惜委呪於其  
終冀燥濕之孔時俾黍禾之偕豐易枯藁而昉  
潤轉愁慘而春融某將大書特書以紀神之休  
應兮期焜燿於無窮

諸廟禳蝗祝文

在詩有之去其螟螣及其蠹賊毋害我田穉夫  
此人事也乃以屬諸田祖之神何哉蓋禦菑弭  
患在神為之則易而在人為之則難日者本道  
郡邑以蠹生聞天子有詔俾長吏禱于山川百

神之周是亦周先王意也惟王廟食歲久陰威  
赫然霆奔風馳山嶽可撼况區區虫蝗之孽乎  
驅之攘之以升炎火是直噫欠間耳虔共致祈  
立俟嘉應

廣惠廟祝文

某間者伏謁祠下敬以三事有祈于王威靈赫  
然隨答如響綸音誤頒錫以稟粟為萬石

仰甫之民賴以無饑又聞歲除至於人日嘉雪  
頰仍宿麥蒙潤非王之慈仁密賜覆露其何以  
底茲某與二邑十有四鄉之人同深林蹈惟是



溪湖之流尚梗舟楫之運猶難一雨霑然使千  
艘浮動此尤朝夕之所企望者惟王其終惠之

奉安范忠宣公祠堂祝文

故丞相忠宣高平范公延者仲春即壽思堂東  
楹以妥公像雖有以見區區尊賢尚德之心然  
其規撫簡陋氣象卑狹每欲然為之不滿也夏  
田告登振廩訖事既新貢宇遂建斯堂撰日之  
良載嚴登奉冠劍山立德容穆然熙寧立朝之  
英風元祐當軸之盛烈凜乎其在目也九泉可  
作吾誰與歸秋菊寒泉薦此芳潔茲誠炯炯公

其鑒之

辭夫子廟 建康

昔者先聖之門果如由藝如求然後許以從政  
其也器九而學陋魯未及二子之彷彿而叨恩  
出使遽寄以一道生靈休戚之命宜其不足以  
稱塞也然節用愛人之訓拳拳服膺者未始一  
日而不敬奉詔守泉遠將去此誓當益尊所聞  
而行所知以終無負聖門之律令尚饗

明道祠堂

明道先生其年未弱冠已知誦夫子之遺書雖



一命之士當存心於愛物況於乘使者之車然  
學力未克其愧於民者多矣叨恩假守誓當服  
膺訓言益求所以用力者庶幾有以贖今日之  
過乎尚饗

東南嶽廟等處

某書生為吏無以瘡人惟有不欺皎如星日賴  
神之賜訖遂終更詰朝有行不敢不告尚饗

范忠宣公

故丞相忠宣高平范公廼者建公之祠於治舍  
瞻仰而取則焉今雖夫此然櫝有遺

書始亡異奉香火於左右也以責人  
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誓畢此身毋忘明訓  
尚饗

劉忠肅公

嗚呼公生於建水而沒於金陵光明秀傑之氣  
當已融而為喬嶽燦而為列星至於論議之崇  
欲事業之雋偉播在簡冊者又將垂千載之儀  
刑某以鄉閭晚出雖不及執經於堂下飲讀公  
之書友公之子猶彷彿其平生場來江左屬歲  
饑饉鮑背黃髮之叟誦乙未採菑之績往往歎



駁而涕零某之視公無能為後獨於遺訓之炳  
然者每拳拳而服膺其於惠孤恤鰥之政既嘗  
竊取其一二復刊梓以布之海內庶幾傳此方  
被此藥者皆足以起沈疴而蘇醒被命守泉謹  
拜謁祠下而去繼自今強學力行益當思所以  
自厲者上以無忘於師訓下以不辱於鄉評尚  
饗

### 鎮安廟祝文

某不  
恩列位于朝者九年莫遂於禁林  
史莫重於稽古禮文之事而某也獲

靈潛  
佑其何以遠茲懷絃過家敬謁祠下  
惟神推所以福某升而均福於一方俾珪組蟬  
聯嗣是愈盛豈非衆心之大願乎不腆酒醑具  
將誠意

### 辭廣惠廟祝文

某將指二年無補於民乃者民瘼以吉而遄應  
親疾以懇而旋愈則皆有賴乎神神之有大造  
於某也蓋與覆燾而惟均被命守泉敬謁祠下  
而去若夫繕營之需則已付諸幕屬豈足仰報



於靈休姑以少酬其夙心云爾

梨山廟祝文

惟神以唐名賢膺宋祀典封爵之崇極干二等  
威德之盛被于一方富沙之民飲食必祭蓋無  
異子之於父母也某承詔守泉道出鄉郡誼當  
躬謁祠下而迫於年役遂不克前敬馳辯香茗  
布誠悃維今此行屬當木夏高堂有母華髮覘  
然走陸浮川衝暑履濕人子之心不無憂虞伏  
惟聖靈密賜擁佑俾起居飲食無異平時壽祿  
康寧益受多祉是神有大造於某也期以代還

躬伸報謝茲誠炯炯玉其鑑之

梨山廟

某復有微悃干冒聖威仰惟靈佑善應廣濟昭  
惠王在唐之季來守建安實有惠政故自騎雲  
帝鄉之後邦人懷之廟于梨山以祀以享著于  
唐史事迹可稽此學占之士所共知也惟是詩  
篇遺文藏在三館學者無自而見焉某願以私  
錢刊于廟中庶求其傳且俾奉祠祝者嚮之  
為燎火之助惟神其幸聽之

梅山廟



五顯王准神封爵之崇極于二等威德之盛被于四方瞻是仙山有嚴廟食邦人豈戴奉祀尤虔某承詔守泉

以下係同梨山

又狀

某復有微悞干冒聖威某昨在奉常獲見徽饒二州所奏加封五顯王本未皆謂神姓曰蕭伯仲五人今考之建安誌神之姓氏伯仲皆與徽饒廟同已封至六字王梅仙之祠乃尚仍五通竊所未安某與郡人同請于漕臺綸告與婺源德興二廟封爵一體

顯聖靈聿新觀聽惟神其幸聽之

謁先聖廟文

泉文

某不佞幼讀先聖之書至於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未嘗不喟然三嘆以為苟得千里之地而為之則為斯言也真樂石之良規繁行<sub>之</sub>至誠也今天子不以為愚且陋擢守南土茲非推行所學之日乎夫一事之不謹不可以言敬一令之非誠不可以言信錙銖濫費不得為節用毫髮橫取不得為愛人一役之妄興則非時使之義顧雖不敏敢違初心



惟不得罪於此邦之民然後為無負先聖之訓  
神靈如在尚監此心

社稷

某叨被恩除假守茲土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祗  
若故常按行封壇用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諸廟

惟上帝以好生為心肆命諸神以真方域聖天  
子以憂民為心故環千里付之守焉幽明雖殊  
其所以為民則一而已某猥以非材承乏茲土  
九其取之所當為與力之所可任者不敢不盡

其方若夫均調雨暘銷弭苗害則非神乎孰賴  
尚惟陰相以康斯人豈惟民荷寵靈某亦與受  
無窮之賜

東嶽

五方有嶽祭秩畧同而岱宗之祠獨周徧于天  
下者以其居平秩之方而主生育之事故也某  
猥以非材來守茲壤九可以致力於民者不敢  
不盡其方下同

趙忠簡

惟公以忠正德文為中興名相第一某高山仰



止于茲有年被命此來獲踵公武於八十年之  
後緬懷遺烈凜然若存何以薦誠惟此卮酒

韓中令

惟公以景德丁未來守此邦盛德格天寔生人  
傑是宜父子並祠至今載瞻儀刑敢不起敬

王詹事

睠是泉山為一都會牧守相望多時名臣惟梅  
溪公遺愛尤盛蓋其所以脩身治人者一出於  
愈久不替某自少小即嘗誦公  
詩仰止高山于茲有日敢圖僥倖

四十七年之間方將朝夕勉焉以  
茲誠炯炯公其鑒之

蔡端明

惟公以忠言惠政著于中外至和之世實自畿  
甸來守此邦以便親輿之奉流風善政人到于  
今稱之某之視公無能為後然間者九重假寵  
之意明著訓詞實用仁祖命公故事顧惟不  
佞將何以堪之惟當仰止高風以庶幾其萬一  
英靈如在尚聞斯言

顏尚書

徐都承

程尚書祝文



惟公以法從名臣嘗鎮茲土實有遺愛在其邦  
入戶而祝之迨今未泯某祗事云始謁見惟勤  
載瞻儀刑肅然起敬

姜相公祝文

泉州南安縣

嗚呼公以鯁亮之資盡言於猜忌之主一斥不  
復沒于遐陬然清風直節千載而下猶凜凜有  
生氣彼脂韋輒美寵竊一時而遺臭無極者未  
知孰為得失也茲因祠事庸款幽宮酌以一卮  
喟然三嘆

開溝告諸廟祝文

地之有溝渠猶身之有血脉也血脉宣暢則體  
安而氣和一或底滯則疾疢生矣某被命來此  
考按圖志則知郡縣之溝堙闕歲久蓋自林侯  
祈之後未有再議開濬者淤泥惡水停蓄弗流  
春秋之交蒸為癘疫州人病之匪一日矣顧念  
庸拙蒞事方新懼於煩民未敢輕議而寓公同  
僚交相勸勉謂將興悠久之利不可憚信宿之  
勞博參輿言亦以為便乃消良日命庀工徒維  
城與隍神職是主威靈赫然尚克顯相使畚鍤  
之下如掃浮埃役者不勞而功以克就此州人



之幸也某之願也

到任謁韓魏王祝文

我宋盛時莫如嘉祐伊誰輔相曰韓與魯惟宣靖公固為泉人若忠獻王則又生于泉者也山川之靈鍾此人傑顧不偉與郡圃有祠寔惟育德孕賢之地高冠大劍儼如生存某祗役云初敬伸款謁若夫法公之所以治相治魏者而治泉顧雖無庸其敢不勉英靈未泯實聞斯言

開湖祝文

郡東有湖其來尚矣在慶元中守臣劉公頴實

命開濬平疇萬畝灌溉所資其利一也以固風氣以壯形勢其利二也廣仁聖好生之德寓臣子報上之恭其利三也而二十年間有司因循浸不訾省枯涸浸甚其甚惧焉捐庫緡以募工當農隙而舉事庶幾民蒙其利而不知勞仰繫明靈尚克陰相功以亟就則報其敢也

修城告諸廟

郡之有城以藩衛也比歲守臣嘗一新之矣魯未數載復以圯聞某自玷州符即屬意乎此而重用民力不敢輒舉以至於今茲因農隙稍加



繕治力所未及者則以缺後之人仰賢明靈尚  
克顯相俾即數旬之近而成百雉之功其之願  
也邦人之幸也

土神祝文

守臣之職實曰捍城城圯不修咎將誰任三農  
之隙以漸繕完惟神其相之幸甚謹告

春祈祭諸祠

謹以清酌脯脩之奠祭于云云古者春秋祈報  
之禮惟施於社稷載爰良邦之詩是也今併及  
於廟貌之神蓋以水旱蟲螟之禱於是乎在有

不可得而廢者若夫先賢之祠特以寓邦人去  
思之意而非為祈禳設也考諸舊儀有未安者  
不量其愚輒用釐正自今以始釋奠于先聖之  
明日則遣官以祠而繫祈報之禮庶幾於義為  
得惟神其幸鑒之

諸廟

春之有祈故事也而某勤勤為民之心則不敢  
以故事視也前者祭饌之菲既改而用牲矣此  
復申戒攸司益虔厥事凡所以盡內心之誠而  
冀神之或饗也然豈有他求哉雨暘以時瘳癘



不作使民有為生之樂而無戚嗟愁恨之聲吏之所望於神者惟此而已洋洋如在實聞斯言仰翳明靈賜以饗答

慈濟廟

維古之制捍患禦災有功於民始在祀典神之生也以和扁之技妙起死之功颯遊既升靈嚮益著此邦之民不幸有疾求救於神者如子之懇其親神亦隨其所苦救而療之如親之愛其子嗚呼其可謂捍患禦災有功於民者已矣歲時當祀乃未及與非闕典歟載念此邦密邇南

土

疫癘易生春夏之交多以病告斷以今始著為定例一歲兩祠于神仰惟英靈監此誠悃俾民無疾痛之苦則吏亦免休迫之憂將千萬年承事無斁

慈濟廟祝文

四月二日

某以疎庸繆膺郡寄眠民之疾猶已隱憂今春以來二氣均調札瘥不作繫神之庇朝夕不敢忘乃者閭巷郊野之間漫有以病告者與其既甚然後有祈于神豈若及其尚微亟控斯禱惟神哀恫庶俗亦願有以拯之於其初庶幾民之



獲全者多而神之用力也易吏既獲免其責而民亦事神益欽豈不美哉

為民患痢告慈濟廟文

傳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言親之於子惟恐其有疾也郡之有守所以父母斯民也民有疾而守不加恤可乎今閭巷之間以痢下為苦者衆守能閱之而不能救之既有愧於民矣神能救之而守不以告其罪當何如哉肆命元悞致祈于神神其救之使病者有瘳而未病者獲免豈惟

亦將謂神之德於無窮

東山南北岸兩渡祝文

間者以渡舟之多溺也深惟長利欲聯百艘而橋之蓋嘗以詭于神矣而議者不以為便夫見其可而圖之與慮其不可而遂止九皆為民而已然新路改築舍迂而近其鉅舟更創去危即安亦不可謂非悠久之利也惟神嘿有以相之俾無風波衝盪之虞無魚龍噬齧之患行者濟者各適其所安民亦永承戴神之賜

北山清涼洞祈雨祝文

嘉澤久曠麤糲將萎共惟守土之臣寔掌劬農



之政雖冬而禱雨蓋往昔之未聞然志切念民  
豈故常之可徇用殫忱悃仰扣真祠岵嶮願及  
斯時亟降蘇枯之澤庶幾嗣歲免貽艱食之憂

北山謝雨祝文

間以旱暵有禱于神雲興雨濡旋荷嘉應芄芄  
之苗將槁復茂神之為賜大矣然自今至于秋  
成無非望雨之日惟神終此大賜使膏澤時至  
卒歲豐年實邦人之慶也亦守土者之幸也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甘澤久曠懇禱未孚夙夜以思不勝震懼

維神血食此方與守土之吏同任其責今茲一  
雨沛然萬物吐氣不惟為吏者得以少寬其憂  
而神亦為不失職矣然而焦枯雖解滲漑未深  
若能大赫厥靈使滂沱之澤飽足民望則拜神  
之賜有加無已楮荅嘉貺輒祗布之

忠孝祠堂奉安祝文

真位真某謹率僚屬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旌表  
義關林公司空忠勇蘇公某不佞奉夫子之命  
來縮虎符視事之初考按圖志則知此邦前哲  
有如林公之純孝至行蘇公之精忠大節光明



卓絕標準百世既祠于郡學使為士者知所勸  
又祠于通衢使凡居是邦與往來之人皆有所  
瞻仰嗚呼世降俗末為人子而不葬其親與葬  
而不以禮者有矣視林公之躬自陶甕負土成  
墳者何如哉為人臣而欺其君與臨小利害而  
選悞畏避者有矣視蘇公之舍生取義以死償  
節者何如哉祠像告新敬伸款謁清風如在嘆  
仰不忘

諸廟祈雨祝文

聖經所載惟麥與禾今未既登場所至告稔拜

神之賜渥矣乃季秋以來雨不時至高田之麥  
欲種而無水以耕下田之麥已種而無水以溉  
此農人之所甚憂况夫風高氣燥則居者用虞  
泉枯井竭則汲者告病惟神幸哀斯民而賜之  
嘉澤使憂者以愉虞者以安病者以息是一舉  
手而三患弭也神其可無意乎

諸廟謝雨祝文

迺季秋以來雨弗時至嘗以三患有謁于神荷  
神之靈賜以響答將萎之麥蔚然勃興既涸之  
泉坳然充溢而燥炎之氣又化為潤澤真所謂



一舉手而三患弭也不腆卮酒持酌于神維以  
薦誠匪敢言報

張大帝廟祝文

某曩在江東適罹歲旱凡所禱請惟神是依今  
在泉南復值冬旱躬走祠下為民致祈信宿之  
間甘澤隨注將萎之麥蔚然勃興既涸之泉空  
然充溢其拜賜也渥矣不腆卮酒持酌于神維  
以薦誠匪敢言報

張大帝 通遠廟祝文

古者春秋析報非大神不與蓋農重事必其威

靈震赫足以闔闢陰陽招呼雷雨者然後可均望  
以豐稔之施惟帝功參造化澤被生靈為日久  
矣屬此中春虔修時祀惟王鑒其念民之切而  
再賜以上熟豈獨為吏者知德於王民亦永永  
事王無怠

諸廟謝晴疏文

比者洪濤山涌之日雨復甚至其勢蓋廩廩也  
使開霽少遲則平疇萬頃皆將卷為巨浸矣幸  
神靈加惠茲土使雨隨止而川不溢芄芄之苗  
賴以獲全厥施豈淺淺哉不腆樽酒于以告虔



尚惟相之迄俾有歲

辭先聖祝文

昔者祇謁云初嘗以服膺洙泗之訓自列於先  
聖之前雖在官三年恪守惟謹然其可愧亦多  
矣蓋學有所未克則政有所未善固其宜也易  
鎮江西責任彌重將何以稱塞惟當益尊所聞  
庶幾萬一之進於皇元聖尚迪其衷

諸祠

假守是邦于今三載材疎政拙有愧前脩獨惟  
此心庶幾昭合叨恩易鎮敢不告行

忠孝祠

祠二公以範風俗自某焉始叨恩易鎮遂將去  
此惟當監勵忠孝之節以無忝於二公皎然此  
心尚靳昭鑒

遊仙山頂祈雨祝文

昔者真人之始封也綸告誕揚固有愛利及物  
之褒矣今境內之旱前所未睹風日炎煬良苗  
將萎此正真人推行愛利之時也夫雨暘之數  
雖出於天然上穹至仁易以感格山川百神儻  
能為民致請未有不能回造物之意者况真人



列名仙籍隸職紫清又非山川百神之比何惜  
不為一方赤子致其更生之請乎今旱勢極矣  
民命危矣於此時而不亟救之後將無復可望  
者矣敢以誠告尚其念之

周真人祝文

謹以素饌昭告于 勅封冲應真人靖惠夫人  
曰有崇斯山作鎮南浦真仙宅焉多歷年所麻  
吾一邦厥施甚普寶軸繪書光賁琳宇寶帝令  
之俾職茲土維時常祀曠典是惧我我儒纓相  
帥作古有飶斯馨有清斯酌俶聞其端日歲壬

午維仙之飲玉液淋漓維仙之饗豹胎麟脯豈  
伊區區可薦尊俎物雖甚微誠意攸寓瞻是賓  
興敷詔萬寓得授其尤貢于天府九茲士類志  
在軒翥維吾真仙各傳以羽如鵬之運如鵠之  
舉 如蛟龍得被風雨逢辰效竒立功至主豈  
人寔能維仙默助若甄之陶若冶之鑄洋洋文  
風視彼鄒魯英英人才媿昔伊呂于鄉有光于  
國有補茲願甚宏非仙疇予尚惟至赦仁此觀  
縷

北山祈雨祝文



維年月日具位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北山之  
神傳稱名山大川能興雲出雨者始在祀典溫  
陵為郡以泉得名有崇北山實州之鎮神仙所  
宅霧雨所藏一方仰庇惟日久長今歷旬不雨  
多稼將枯群情整若墮川谷願以靈源一勺  
之水散為闔郡三日之霖使稿苗復興民命獲  
濟此神之職也亦邦人之望也謹告

社神

維社有神寔主我民曰社與民厥重惟鈞歲旱  
民饑亦神之疚願於未然畢力以救

勾龍氏

於我惟神于祀配食有功于民故莫能易雨不  
以時民且告瘁神其揀之反掌之易

稷神

維稷有神所主惟穀雨暘以時嘉穀乃熟危危  
者苗頽雨以濟尚哀斯民俾克有歲

后稷氏

惟神之生百穀是殖更千百年祀以為稷今穀  
方茂而雨不時哀而救之匪神孰尸

風師



在易有之雨潤風散其於生物功則一貫雲氣  
凝合雨乃滂注所求於神願霽斯怒

雨師

瀕海之邦土瘠易槁潤澤不時則以旱告一雨  
通宵已拜神賜願更滂沱俾卒有歲

雷神

鼓動萬物惟雷之功有神司之隱隱隆隆惟霆  
之轟雨乃大至敬共有祈日夜以冀

北山祝文

古者諸侯有國凡境內之山川必有祀焉後世

祠廟既興而山川之祀遂廢徒知像設儼然而  
謂神明在是而不思興雲雨以澤百物者寔山  
川之功顧寢而不祀可乎其蒞事云初適以旱  
告徧走群望而北山獨先焉豈非以其巍巍尊  
雄上與天接雲氣所自出故歟頃者一雨通宵  
已拜神賜矣邇日以來旱氣彌烈神能賜之而  
不能終之殆非其之所以奔走乞靈之意也敬  
持瓣香載控忱悃興膚寸之雲以雨四境使人  
知山川之功不在祠廟下豈不休哉

清源洞祝文



乃者中夏以來農畝告旱比雖得雨而潤澤未  
周 將復就槁群情瞽然如墜鷲炭仰  
惟至人起出世表與造物游召呼神龍嘑吸雷  
電惟無意斯民則已倘誠有意則為一方赤子  
以請命于天興膚寸之雲以膏潤四境直反掌  
間耳惟仁慈其終念之

東嶽諸廟

某自玷守符居慚喜最惟三載極憂民之念而  
一毫無管已之私質諸明神庶幾無媿叨恩易  
鎮敢不告行奉親在涂尚蘄陰相

辭清源祝文

某假守三年葭馬聲績惟於斯民念軫晨夕十  
日不雨以旱為憂五日之雨又虞橫流區區此  
心實貫天日銷變召和則媿無術有崇北山真  
仙宅焉駕風鞭霆妙用無邊某以誠求仙以誠  
答有如鼓鍾應手鏗鎔百穀穰穰群氓熙熙維  
仙之功豈人之為既列于朝加以顯號又錫于  
梓愆遠是 今雖去矣忍忘泉人願言蔭佑終  
古常新山茗澗泉薦此芳潔神交窈冥則未嘗  
別謹告



仙遊山頂祈雨祝文

辛巳五月  
時吳君

竊聞之天以雨暘之柄付之山川百靈猶人君以刑政之事付之牧伯守宰也民有感嗟愁歎之未伸牧伯守宰不得而專者當同心以請于朝廷然後民瘼可蠲歲有旱乾水溢之不特山川百靈不得而專者當同心以請于上穹然後災變可息蓋推行天地之仁者山川百靈之職也推行朝廷之仁者牧伯守宰之任也顧焉有幽明之間哉夫雨暘之數雖出於天然上穹至仁易以誠格今境內之旱可謂酷矣回造物之

意而救生靈之災正此斯民有望於山川百靈之物也伏惟慈仁母以定數不移譖諸天而以為民請命者任諸已使甘澤發沛而嘉穀獲全神既有辭于民民亦永永事神無斃謹告

鰲峰靈澤殿祈雨祝文

勅封靈澤夫人大仙惟大仙之靈肇於百丈一方之人所共瞻仰于茲有年矣間者靈澤之封實定于某之手夫豈謫大仙者哉有是實故有是名大仙之所不辭亦某之所不得私也迺者聞諸道涂大仙復將震耀威靈於鰲峰之上其



事甚異其詞甚夸人皆信之某獨疑之何哉蓋  
澹然無作而雨暘蓄疾之求各以其類應此正  
直之神所為也以禍福動愚民而要其不正之  
享此淫昏之鬼所為也孰謂大仙之正直而肯  
要人以奉已乎此某之不得不疑也及抵西山  
及有以其親覲告者真若可信而無疑矣某之  
愚猶恐其出於依托也蓋大仙之所以信服於  
邦人者亡它惟仁而已今不恤其民之有亡必  
欲其差次出錢以廣宮室豈大仙之心乎若某  
不審其事之真偽而竭蹶聽命焉非惟見嗤於

士論且將獲辜於大仙矣是以未敢即任勸率  
之責而願有謁焉厥今高下之田方以旱告大  
仙誠能大庇斯民而亟賜以雨使穀之將收者  
無秕而不實之患而欲播之苗蔚然以興則環  
數鄉之民將奔走稱謝之不暇某於是時慨然  
任勸率之責亦為有辭矣敢布腹心准大仙實  
圖之

### 南嶽行宮

某之為學也以不欺為本雖未能至而竊有意  
焉屋漏之隱如對神明不敢忽也况今作屋乎



茲巍巍靈嶽雄峙天表顧盼在目雖欲自欺得  
乎惟庶惟仁惟公惟勤朝夕競競期於無愧尚  
惟降鑒迄用有成

社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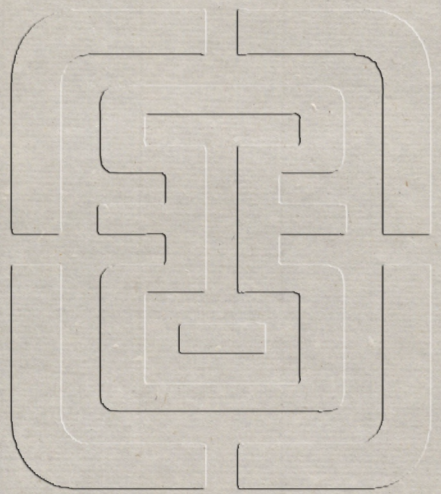
維社稷有神民命所司泄事之始職當按視鞠  
躬拜謁不敢不虔農事將興尚期陰相雨暘以  
叙俾克有秋

城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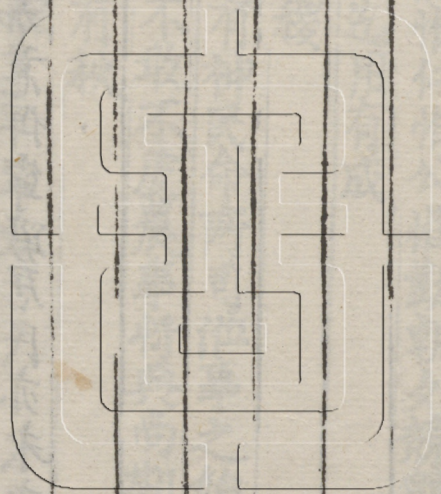
城隍之有神猶郡國之有守幽明雖殊其職於  
民則一而已某叨蒙上恩來鎮此土深惟責任

之重九躬行之當勉與民瘼之當紓朝夕競競  
不敢自忽至於蠲除苗沴丕降福祥則神之職  
也尚惟加意俾寧歎居民亦永永事神無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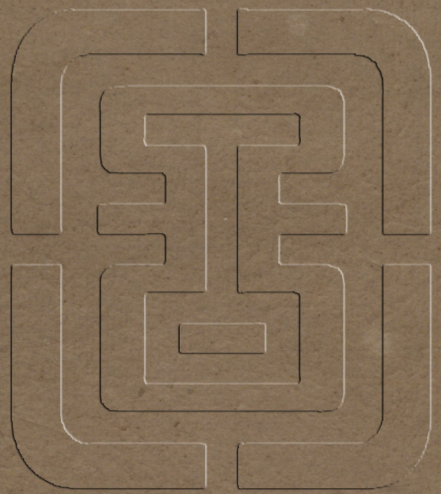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西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